

保
護
兒
童
權
利
的
報
告

[

316
316
保護兒童權利的報告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印度婦女衷心地感謝我們偉大的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給予我們這樣的機會，向這個歷史性的會議作報告，來展開關於保衛我們最珍貴的財產——我們的兒童的權利的討論。

現在，亞洲以及全世界各國都正在急劇地發生巨大的轉變，使我們人民能有極大可能來為兒童建立一個幸福、繁榮的將來。我們的集會是在這樣偉大的歷史時代舉行的。

當我們看到中亞細亞蘇維埃各共和國的兒童在國家的關懷下成長起來，一直成年煥然發光的時候；當我們看到中國、蒙古、越南以及朝鮮等人民共和國的



2



兒童臉上現出幸福童年的最初光輝的時候，我們的內心充滿了愉快與驕傲。我們驕傲，因為這些國家的光榮人民、我們的婦女和母親，已經爭取到自由，因此，我們這裏的兒童可以在充分的人類莊嚴、幸福、與和平中成長起來。那些仍在爲了把自己國家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而堅持鬥爭的婦女與母親，把這些解放了的國家的真正民主的人民政府，看作自己國家在最近將來獲得勝利的保證，也就是他們最親愛、最寶貴的珍寶——他們的兒童的幸福的保證。

當我們看到殖民地與附屬國家裏的兒童在貧困、墮落、與非人的剝削的可怕深淵中，仍然能够生存、微笑、並保持着他們的光輝與智慧，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驚異。我們的兒童在社會不公平的制度殘害下仍有生活的能力，仍能證明出他們的無窮無盡的潛力，這有力地說明了他們優越的人類的素質。他們好像花在發芽的時候受到蠹蟲的侵害、腐蝕、摧殘，但是花瓣仍然現出色彩，仍然發出芬芳，因而就說明了，假使不是這樣，它會得到怎樣的發展。

那些殘害我們兒童的人，就是那些威脅各國千百萬勞苦人民與兒童的幸福和生命的人。這就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寄生的豪富與反動資本家。他們要奴役整個

世界，要攫奪一切利潤、一切享受和安全，甚至不惜犧牲最脆弱、最溫柔的兒童的鮮血。

是的，千真萬確，我們兒童就是有力的證據，證明出亞洲各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附庸政府已經賣身投靠給帝國主義。因爲，那一個真正『自由的』政府會讓大量的外國投資經過外國資本家之手公開殘酷地剝削我們兒童？那一個真正『自由的』政府能容許成千成萬的兒童在工業、農業的一切部門中因流血而變成蒼白？那一個『自由的』政府會讓兒童之花在他們所生長的『家庭』底可憐的茅舍裏被殘殺？那一個真正『自由的』政府會只給它們的兒童兩個選擇——或者是因過度的艱苦勞動而流血、死亡，或者是成爲盜賊和乞丐？假如不是爲了可怕的物質條件，那一個父母會把他們的兒童送進礦坑、莊園或其他類似的艱苦勞動的極端險境裏去——而不把他們的兒童送進學校呢？而那一個真正『自由的』政府，會在帝國主義指使下，以武力來進攻人民，以壓倒人民對於自由的渴望，並且在進攻中弄得兒童處於絕境，沒有家庭、居所或者任何生存資料，甚至還屠殺他們呢？這些政府申稱它們沒有錢來爲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兒童，改善生活條件、防禦

饑餓疾病、建築學校和房屋。但是印度尼赫魯政府却有足够的錢供給巨大的軍備費用和擴軍，它也不缺乏錢來派軍隊到海外去殺死馬來亞橡膠工人以及緬甸的農民與油田工人的妻子兒女——這些人的生命血液已經被英國帝國主義吮吸乾了，累積成龐大財富。在英美利益的壓力之下，所有這些附庸都不得不增加它們的軍費，拖拽着金元奴役的鎖鍊，而將無限的悲慘加到我們兒童的身上。

這些可怕的情況驅迫我們亞洲的母親和婦女堅決的加強戰鬥，以終止將饑餓、悲慘和死亡帶給兒童的帝國主義時代；並且爭取建立一個讓我們撫育兒童成長的、民主、和平的世界，這就引導我們今天集結在這裏，交換我們的經驗，並把我們自己組織起來，使我們的兒童可以生存，並得到幸福。

讓我們一方面審視亞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解決兒童問題成功的程度，另一方面審視尚在帝國主義窒息下的國家中加之於我們兒童的毀滅、悲慘和墮落的程度。

這些對照的情況，生動地指出：假若人民取得了自由，那麼生活將能建設得多麼美麗。

推翻帝國主義是走向幸福、教育與光明未來的道路

兒童問題之解決是與殖民地附屬國人民由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及在亞洲各國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問題緊密聯繫着的。蘇聯中亞細亞各共和國的兒童狀況可作這一問題的明證：在那裏解放了的人民給年青的一代以幸福生活與教育的一切機會。僅僅在二十七年以前，這些地方的人民還在本地的封建主和沙皇的官僚底束縛下過着悲慘的生活。雖然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可是哥薩克、吉爾基斯、烏茲別克、土爾克曼和達吉克斯等地的人民却是貧困、愚昧與受蹂躪的。

哥薩克人民於該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時給偉大的斯大林的信裏寫道：

『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前，我們人民的生活像沒有花的春天，沒有陽光的白天，沒有水的江河一樣。在大地中蘊藏著寶貴的金屬，但人們却以最原始的木犁耕著處女地。廣闊的湖岸和江岸邊洋溢着來自山間冰河的生命之流水，而人却因乾渴而死亡。在冬天的時候，我們的牧場被冰層所覆蓋，我們生命惟一依託的遊牧牛羊餓死了。人從出活着以至死亡，一向不知道什麼是偉大的人間生活。全

體人民在像曠野暴風雪般嚴酷的命運的重擔下壓倒了。』

居住在沙皇俄羅斯東部邊疆人民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偉大的十月革命永遠結束了俄羅斯各民族之無權、困苦、被壓迫和愚昧。哥薩克、吉爾基斯、烏茲別克，達吉克斯和土爾克曼等各民族在自己悠久的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現在這些國家，在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的援助之下，已由沙俄的落後邊疆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這些共和國具有發達的工業、機械化的農業、以及具有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高度發展的文化。

這些獲得了民族自由和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替自己的兒童創造了先進的人們過去所只能夢想的條件。兒童的教育成為這些國家所特別和巨大關懷的事情。在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村莊沒有自己的學校、托兒所和幼稚園，還有暑期的兒童健身場和遊戲場。在些國家中，沒有一個區的首府沒有產科醫院、兒童福利站、牛奶廠、幾所中等學校和初級學校，此外還有學齡前兒童的各種設備，兒童醫院、兒童圖書館、兒童運動場和兒童電影院。

做母親，由過去的沉重苦楚的負擔，轉變為高尚的和受尊敬的婦女義務。

說一說下面的事實就够了：單在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吉爾基斯共和國，就開辦着容納一萬一千兒童的二百八十個托兒所和幼稚園。在春秋兩季，爲集體農莊莊員的兒童，創辦着有一萬六千床位的七百七十六個季節托兒所，創辦着容納二萬五千兒童的一千二百個幼稚園。一九四九年有三萬五千兒童在少年先鋒隊野營渡過假期，有二千兒童在共和國的休養所與療養所休養，有二千五百兒童作週遊全共和國的旅行。在一千六百所初級和中級學校中學習的，有三十一萬八千學生。每個母親都可以把自己的小孩送進幼稚園和托兒所，到達七歲的兒童則可以送到學校免費受教育，因爲全蘇聯的一切教育都是免費的。而每個青年男女都可以挑選最適合他們而且最能發揮他們的能力和天才的一門職業。

在烏茲別克共和國，國家預算單爲供給兒童醫療和預防機關所撥的一億四千二百萬盧布，即佔公共衛生費總數的百分之三十。

一九一四年在達吉克斯只有十所初級學校，有三百六十九個兒童在那兒受教育。現在在這個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裏，有三千所學校，在那兒有三十萬學生受教育。超過革命前七百三十五倍。今天在達吉克斯人人都能讀能寫。

蘇維埃哥薩克也成了全體人民識字的並有高度文化的共和國，在那兒有八千五百所學校，一百十一所中等職業學校，二十四所研究機關，成百的科學研究試驗室，和一所哥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各地兒童教育都是用本族語言進行工作的。有一百二十一萬八千青年念書和工作。這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每五個人中有一個人在念書或從事科學工作。

土爾克曼民族在解決兒童問題上也獲得了卓越的成就，在這個共和國裏，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四十是用在國民教育、衛生及文化事業。土爾克曼共和國是不大的國家，人口只有一百五十萬。然而它有十五個少年先鋒隊與小學生之家。二十七個兒童技術實驗站、十個兒童體育學校、一千五百個兒童遊戲場、一千個以上兒童圖書館和閱覽室。

這些共和國的學校、中等職業學校和研究機關，給予兒童和青年以一切基本科學的廣泛知識，培養良好的習慣與對於勞動的愛好。兒童的教育與撫養制度是基於蘇維埃愛國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高度原則上，是基於對於無論大小民族的尊重上。蘇維埃的家庭與學校，把兒童教育成愛好和平的勞動者，與更美好生活的建

設者。

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份中，這些共和國爲兒童出版了並正在出版着成百萬本族文字的教科書。在吉爾基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九四八——四九學年一年就出版了四十五種教科書，在哥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則出版了五十種以上教科書。

在中亞細亞各蘇維埃共和國，兒童文學產生了並且迅速地發展了，這種文學幫助學校與家庭把兒童教育成各方面發展的、有文化的並且忠實於自己祖國的人們。在這些共和國，廣泛發展的學校以外的兒童工作網，有着幫助學校與家庭教育兒童的同樣高尚的任務。在少年先鋒隊之家組織了各種技術的、科學的、美術的小組，在那裏兒童按照自己的選擇來參加所愛好的知識部門。在學校裏，兒童參加各種體育競賽與遊戲，鍛鍊自己的身體，並培養勞動的習慣。由學校與兒童圖書館的書籍中他們熟悉了許多最有興趣的東西，例如各種植物和動物，以及勞動英雄、民族解放運動英雄、科學家和偉大的政治家的傳記。

各共和國以兒童容易閱讀與理解的文字，出版幾十萬份兒童報紙。

每一個共和國都有美術學校、音樂學校和音樂學院，在那兒有天才的兒童免費學美術與音樂。

在這一切共和國內，從蘇維埃政權剛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在工業農業各部門中，廢除了並且以法律規定了禁止童工。

勞動人民福利事業底穩步和迅速的發展以及廣泛的婦嬰醫療及保健機關的組織，使得兒童中的流行病得以滅跡，因而使得兒童的死亡率差不多降低為零。

在那些人民已經趕走了外國奴役者，推翻了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並建立了人民民主國家的國度裏，已為兒童們創設了或正在創造着優良的條件。民主政府首要的措施之一便是極力改善兒童的生活條件。中國、蒙古、朝鮮及越南各人民共和國都以法律保衛婦嬰的利益。

當人民解放戰爭還在非常劇烈地進行着的時候，在中國廣大的解放區內即已着手開展兒童的福利與教育事業。現在，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兒童面前展開了一幅更加幸福的遠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上明確的規定：要推廣衛生醫藥事業，並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



人民政府非常注意發展國民教育，其中具體措施之一就是爲勞動人民的子弟設立免費教育，例如：東北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時，已有小學三萬六千零六十一所，學生三百六十九萬二千七百四十九人，平均每一千一百兒童有一所小學。小學生數目超過偽滿時期百分之六十四・七五，超過國民黨統治時期百分之二百五十八。華北現有小學五萬一千五百九十二所，學生三百二十五萬人，僅在察哈爾的一個專區，學校數目就較土地改革前增加了一千六百二十一所。

在解放戰爭中犧牲的烈士遺孤，由政府優先送至學校與托兒所。在解放了的幾個大城市中，已爲女工及職業婦女設立了托兒所，其中四分之三是解放後成立的。

目前人民政府正採取着各種方案，以便在各地開辦托兒所、幼稚園及兒童醫療機關，及有系統的發展兒童教育。

已經採取各種措施來禁止童工和限制青工工作時間。

在朝鮮人民共和國，撫育青年一代的問題也在成功的解決中。國家的法律禁止童工、青工工作時間被規定爲六小時。

一 一九五〇年起將實現使所有兒童都受免費強迫教育。普通學校、中級職業學校，和高等學校都在逐年增加。

一九四五年，在剛解放的朝鮮北部，根本就沒有一座大學校。現在有十五所。普通學校和專科學校增加了六倍，就學人數增加了十五倍。一九四五年以前全國人民只有百分之二十識字，現在百分之九十八識字，並且婦嬰福利機構也更以來第一次的開始工作了。

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保護和撫育兒童的工作方面獲得了顯著的進展。這個國內人民經濟的所有部門裏都禁止使用童工，不但禁止而且是由法律執行的。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子女的保健得到憲法的保證，憲法並規定供給免費醫療。共和國設有一整系列的國立兒童機關：托兒所、幼稚園、療養院、兒童宮和少先隊之家。按照該共和國的五年計劃，到一九五二年托兒所的數目較一九四〇年將增加兩倍，幼稚園的數目將比現在增加六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法令規定與保證了兒童的免費強迫教育。中等和高等學校的學生可得到免費的食宿和應用物品。

蒙古在一九二一年革命以前，僅僅有一所為封建領主和王公的子女所設立的

公立學校。現在蒙古有五百所中學和小學，十五所技術學校和大學。

越南民主政府在短短的三年中間，已經在教育工作上得到偉大的成功。在法國統治下，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是文盲，現在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已經能够讀和寫。

在越南解放區，已經有二千一百四十二所小學，三十二所中學和五所大學，已經應用了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法，並用當地語言教授。給與清寒學生的補助金正隨着國家財政情況的改善而增加。雖然戰爭仍在進行，國家已創造條件使每一個村社區域內都有一所學校。

蒙古、中國、朝鮮、越南，特別是蘇維埃中亞細亞各共和國人民的經驗，明顯地證明出：殖民地附屬國家的勞動人民在擺脫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桎梏並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之後，改善兒童生活上能够達到如何巨大的成功。這些人民的經驗特別有力地顯示着撫育兒童是國家的重大事業，而只有那些經常維護勞動人民利益的政府才能够成功地解決這個課題。

我們兒童在殖民地與附屬國中的痛苦

在帝國主義難以枚舉的許多罪惡中，它對於殖民地與附屬國中童工的貪婪的剝削，是最可恥的罪惡之一。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它對於兒童關心得怎樣，尤其是童工存在的程度，就是人民大眾的貧窮與受剝削的程度最準確的標誌。

為了獲取賤價勞動力，那些帝國主義利潤榨取家們在我們的兒童中找到了最無依的犧牲品。雖然這些國家一直遭受着慢性失業，今天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但童工却廣泛地被剝削來維持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的利潤。

在殖民地與附屬國家裏，實際上就沒有保障兒童權利的法律。由於羣衆的壓力，算是制訂了某種立法，專門規定在重工業中僱用兒童的範圍。然而，即使根據『政府』官方的宣告，也可以看出違背這些法律的事比遵守它的來得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最進步的工業組織形式與半中古世紀的童工剝削制同時存在。

印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些統治者們是到處都被咒詛的，因為他們毫無忌憚地拼命吸取印度兒童們生命血液，把它變成英磅美金。印度是世界上最富饒

的國家之一。印度土壤之肥沃，由印度的農民每年可以收穫兩次這一個簡單事實就可以看出來；假如不是由於英帝國主義的奴役，假如不是由於印度走狗們的背叛，我們的兒童，在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權下，在他們美麗的國度裏，在他們人民的愛護下，該可以過一種多麼幸福、健康、富足的生活。然而今日，印度人民置身於世界上最貧困的人民之列。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由於饑餓、營養不足和疾病而瘦弱不堪，在半饑餓狀態中擔負着殖民地統治的重擔。

雖然政府拼命宣傳什麼『自由』，什麼『人民的政府』，雖然印度是聯合國會員之一，而最惡劣的童工剝削與最可怕的對於兒童的漠視，可以在絕大多數工業區裏看到；尤其在某些區域和工業裏，在這些地方，乾脆就不正式禁止僱用童工。雖然，在法典上載有一項一九三一年『僱用童工法』，但這一法規還沒有應用於諸如雲母、手工捲烟業、茶葉等工業的，而這些工業往往是童工最集中的地方。即使在那些應該引用這一法規的工業中，也沒有人當真遵守它，因為他們明知道這些法律的制訂，主要是爲了抵擋國內和國外的批評。

根據印度政府勞工調查委員會一九四六年所發表的報告，單就多爾斯一地七

十二個茶園而言，童工就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七，在瓜里窩爾童工佔百分之七十一，在雲母礦裏童工佔百分之十八。這些官方統計是完全根據僱主們所供給的數字計算出來的，因此還不可能顯示出印度使用童工的真正程度。在火柴、紡織、地毯和咖啡等工業中，主要的勞動力是五歲至十二歲的兒童。在麻、皮革、煤、雲母、香烟等工業中，工作極端艱苦，連成人們的健康也要受到極大損害，而童工依然廣泛使用。

很難找到一個村莊，或者一門工業，其中沒有童工在受剝削。除了在受法律管理而不受法律管理的工業及農業中工作以外，還有成千成萬兒童當家庭僕役、旅館茶房、掃溝工人、小販等，受着剝削。他們從天明工作到黑夜，過着非人的生活，有時甚至得不到任何應有的工資。

在許多工業部門中，兒童當『學徒』或『臨時工人』，沒有工資。即使有一點工資，也只等於成年工人餓餓工資的三分之一，而大多只等於它的四分之一。他們每天作工十小時至十四小時，從來不知道休假是什麼意思！

帝國主義統治印度及印度人民絲毫沒有改變。可由下面一個事實看出：僱用

童工最多的大企業正是幾乎全是英國資本。百分之八十五的麻業和大部份的煤業，全為英國獨佔資本家所有，每年生出數百萬英磅的純利，裝進這班貪婪的殖民者的腰包，不顧我們親愛的兒童的死活！這個『自由』的印度政府，竟無耻地不制止殖民者這種無情的剝削，除了寫幾篇和實際上等於廢紙的空頭宣言以外！

中東和近東各國礦藏極其豐富。他們有全世界石油礦藏的百分之四十二，然而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敘利亞、黎巴嫩的孩子們却過着令人不寒而慄的貧困的生活，和作成人一樣多的工，却只得到近於零的工資！

在伊朗，一九四六年，由於工會及其他民主組織所發動的運動，喀蘭——艾斯蘇丹政府被迫規定了一條限制童工的法律，但同時在法律上又允許十歲以上的兒童為『工業訓練』而充當學徒。可是實際上，連這條法律也沒有實行。四歲以上的幼兒就加入了廣大的饑餓的伊朗人民的隊伍，來謀『生活』！裝飾着全世界富人客廳的有名的伊朗地毯，就是伊朗兒童的生命織成的。你可以看見小女孩們從天明到黑夜，在地氈前面彎着腰一針一針地織，在那不通氣的半黑暗的房子裏，拚命睜開她們年青的眼睛。這些小孩子們所得到的工資是那麼少，每天連一

頓像樣的飽飯也吃不上，因此很容易成爲疾病的犧牲者。而地毯工業的老闆們，每年可得百分之七百的純利。

伊朗人民和兒童的生活說起來就是令人痛心的事，貧窮已嚴重到這種程度，以致在吉曼省父母們常把孩子們湊在一起出賣，有時每個只賣三百法郎，這樣做，爲的是免得把他們留在家裏餓死！

沙特阿拉伯販賣兒童業的盛行，充分地說明沙特阿拉伯貪婪的統治者們加在人民身上可怕的苦難！三歲至八歲的小孩們，或者被拐騙，或者是由於父母窮得走頭無路，而被賣掉。那些兒童販子再把小孩賣給大工廠老闆和地主們。

土耳其的統治者是如此無耻，他們乾脆不宣佈任何法律來禁止童工，這裏的兒童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一年到頭，連休假一天的權利也沒有，他們被剝削得這樣厲害，依斯坦堡的女工們辛酸寫道：『只要在工廠裏做兩年工，十四歲的姑娘就要變成老太太！』八歲至十歲的兒童，佔全土耳其紡織工人百分之五。

越南待解放區裏兒童的生活情況則更惡劣，一個曾經訪問過越南待解放區的進步記者寫道：『昨天，一個十八歲的少婦要把她自己的嬰兒向我換五塊越幣，

翻譯者向我解釋今年冬天鄉村裏小孩的市價已跌到一塊半越幣。』法國殖民者將越南人民已經壓榨到這種情況！

日本兒童的情況，與其他這些地方也沒有什麼兩樣。實際上乾脆就沒有保障兒童權利的法律。女工在紡織工廠紡織機前工作的時候，孩子們就站在她們身旁。一到六歲，孩子們也要站在紡織機前來『幫忙他們的母親』，這樣做上好幾年，一直得不着分文工資。

爲了掩蓋美國佔領日本的實質，麥克阿瑟的部下，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頒佈了一個法令，廢除娼妓制度，並禁止將女孩販賣給妓院。但是，這種法令的僞飾表現了，販賣女孩的事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增加了許多。今天，被賣給妓院的年輕的日本女子已經有四十萬。他們羞辱地生活在極端困苦中，被剝奪了青春和健康。

麥克阿瑟所盡力宣傳的法令，輕描淡寫用沉默來對待日本幾乎佔全日本產業工人四分之一的童工的嚴重悲劇，他們的工資也等於成年工人可憐的工資的四分之一。

在美國所極力鼓吹的『獨立的菲律賓』，人們可以看見飢餓的孩子們，年紀很小就開始在金元大王的種植園裏作奴隸，爲的是賺一口飯來塞滿他們飢餓的小肚皮。當菲律賓的孩子們，帶着疾病和飢餓到處尋找工作的時候，那些賣國的統治者們，却只顧保護着美國獨佔資本家們天一般高度的利潤。這些利潤都是建築在菲律賓人民和兒童的血汗和勞役上。

在錫蘭，根據政府的調查，每個家庭最低的生活費用需要五個半盧比。而男工的工資僅一・三盧比，女工工資則僅一・一盧比。童工大多被僱用在茶、橡膠、椰子等種植園中，他們的工資又比女工的低得多。

在馬來亞的種植園裏，你可以看到七、八歲的小女孩，氣也喘不過來地、慘不忍睹地背負着大桶橡膠汁。而殘暴的帝國主義干涉的殖民戰爭，已使馬來亞人民的生活情況比以前更惡劣百倍以上。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的情形也是一樣。帝國主義在這三個國家裏的干涉戰爭，已經給它們勞動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兒童的生活，帶來了難以言喻的災難。男人、婦女和兒童，都在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艱苦戰爭，爲的是打敗帝國主義，以終結他們長期的惡夢般的生活，並用人民艱苦鬥

爭得來的自由，創造一個和平、幸福的未來。

殖民制度給我們兒童帶來了疾病、死亡和餓餓

在帝國主義統治的，殖民地及附屬國家內的我們的兒童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說明了自然的最美麗的禮物，正怎樣的遭受到徹底摧殘。

中亞細亞在蘇維埃共和國及亞洲人民民主國家裏，兒童的健康成爲國家主要關切的事項，而在帝國主義所統治的國家中，『保護兒童健康』只是犧牲掉被殖民者野蠻剝削的千百萬兒童的健康來保護有錢人家兒童的健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曾對世界上七十個國家的營養水準作過調查，調查的結果是亞洲各國的營養水準最低。

戰爭使原已缺乏糧食的情況更趨惡劣，在殖民地及附屬國家裏，生活費已較戰前水準漲三倍，使我們兒童的健康受到極大的損害。

例如在印度全境，四萬萬人口中祇有六百個產科醫院及類似的保護婦女及兒童健康的機構。但他們都祇供富者使用。印度就沒有爲兒童而設的國立保健機

構的組織。

因為婦女沒有生育假期，很多婦女在工廠、種植園及田野上生產小孩。

在這些情況下，適當的醫藥看護簡直說不上，以致許多小孩生出來就是殘廢。

在印度因為沒有托兒所及幼稚園，女工祇有得到許可才能帶着他們的小孩，要不然就得把孩子留在家裏任憑命運擺佈，甚至要用藥使小孩入睡後放在黑暗的茅屋內，那就是她們的『家』。

這就是我們百分之二十五的兒童在第一年便死亡的原因。在有些區域裏，例如在阿麥達巴德，嬰兒死亡率高到百分之三十一。

印度人民的壽命除錫蘭外是世界上最短的，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在十五歲以前就死亡。

就是印度年鑑也不得不承認這問題的日益增漲的危機，年鑑說：『印度公共衛生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對母親及兒童的高度死亡率作鬥爭，據初步估計有二十萬婦女是因懷孕及生產而死亡，二百五十萬兒童不滿五歲便死去』。

由於極端的貧困與營養不良，錫蘭的兒童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在錫蘭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佔死亡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

在印度尼西亞每十萬人中祇有一個醫生，而在荷蘭每一千五百人中有一個醫生。這些殖民者與它在印度尼西亞的走狗對公共衛生問題漠不關心，使印尼兒童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像在日惹這樣的地方，兒童死亡率高到百分之八十。

由於缺乏起碼的衛生條件及營養不良，伊朗勞動人民的兒童有百分之九十九患肺癆、腸胃潰瘍、砂眼及其他可怕的疾病，結果兒童死亡率是百分之八十，嬰兒百分之九十。

在所有殖民地及附屬國家中，衛生的情況都是同樣的。這些國家內兒童死亡率的龐大數字，可以很簡單的加以解釋：就是由於我們人民大眾生活水準太低。我們的兒童成千成萬的死去，並不祇是爲了沒有診療所、醫院、產科醫院、托兒所、療養院等等。主要的原因是人民都在半饑餓的狀態中易受疾病侵害，我們的兒童長期生活在災難中，每天與瘧疾、傷寒、痢疾、腸炎、癩病、霍亂、天花作伴。營養不良與慢性疾病使我們的兒童精神及身體都受到損害，很多在早年就眼

瞎、殘廢。

要夢想在這些國家內勞動人民的兒童可以從現在的反動政權下得到福利是荒謬的。外國殖民者及他們的走狗的手上已染滿我們兒童的鮮血，這些兒童身上和腦海中都烙上了帝國主義兇狠殘暴的深刻傷痕。

在殖民統治下我們的兒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

談到文化教育，那麼亞洲各殖民地及附屬國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國家。必須指出：在談到這些國家的教育的時候，所指的只是初級教育，因為較高級教育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這種狀態並不是殖民者的漠不關心所造成，而是他們處心積慮使羣衆完全無知的政策所造成。因為依靠着人民的無知和迷信，帝國主義才能維持它對這些亞洲國家的掌握。

在印度，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民是文盲。根據一九四二年年鑑，全印六千萬學齡兒童中只有一千一百萬入學，其中只有十二萬零一百二十人進中學。中學是

收費的，而小學也只有很少幾處地方是免費的。但即令是免費的地方，家長仍然無力將兒女送進學校，而被迫將他們送去工作。例如國際民主婦聯調查團就曾在阿薩密的茶園裏找到幾座裏面既沒有學生上學也沒有先生教書的學校建築。

能够得到機會上學的兒童，也是在極端艱苦的情形下學習的。初級學校常常是一間暗小的房子，裏面只有一個先生教着年齡和發育程度都不同的孩子們。

尼赫魯允諾給予人民以『免費的強迫教育』，可是事實上，在他當權以來，一切學校的學費都提高了。印度政府百分之五十的預算用在維持警察及『保衛』措施上，而教育費用却只佔百分之三。

去年，僅僅在孟加拉的一個區內，就有三千個初級學校教師被解職，有八百九十七座初級學校被封閉。學童及大學生大規模抗議這種摧殘教育的行動，全體人民都支持學生們。結果是今年九月加爾各答大學被關門了，藉口是『政治不穩』。加爾各答大學是西孟加拉各學校依賴來借用着試地點及其他設備的地方。這樣，就對我們兒女已經不夠的教育設備又加上致命的打擊。

緬甸及馬來亞的情況也是完全一樣的。在緬甸，只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有進

校的機會，而在馬來亞則百分之七十五的學齡兒童也沒有學習機會。由於戰爭，即使這些已經貧乏不堪的教育條件又被大大削減了。

法國殖民者在越南建立了二萬座監獄，也就是說，一千人中有一座監牢，而二萬兒童才有一所初級學校。可是這些殖民者竟有臉來誹謗已將文盲減低到百分之十的越南共和國。

伊朗初級教育據說是義務的。但是像一切爲躲避國內外批評而製訂的有利於人民的法律一樣，伊朗政府沒有履行這條義務教育的法律。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是文盲。

在三萬人口的蘇希達城中只有五百八十個兒童入學。其中二百四十人害矽眼，其餘的人或者是盲目，或者是壞血病的犧牲者。誰能想像比我們兒童所受的更壞更悲慘的境遇呢！

甚至就是這些學校在去年撼動全國的反動與狹隘民族主義的浪潮中也被關閉了，其藉口是『不忠於國家』！

全土耳其只有六萬個村莊有學校。某些區域中甚至一百個村子裏沒有一所學

校，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學童上學。在佔全人口四分之一的各城市中，只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學齡兒童有入學的條件。

女孩子受普通教育是不被鼓勵的。目前所有的三十五所為女孩子設立的『學院』中，土耳其女孩子在裏面受着婦女生來是卑賤的落後理論的『教育』，並且在『回到廚房』的法西斯觀念中長大。

朝鮮人民共和國製訂了保護兒童的立法，並採取措施來保證勞動人民兒女的權利。可是在朝鮮南部，在美國當局及其走狗李承晚的統治下，教育變成了統治的工具。由於生活水平的低落，很少人能進學校，『美國生活方式』被光榮化了。兒童們被教得鄙視他們自己的文化，並學習着贊揚種族優越的學說。

同時，軍費漲得比天還高，而爲了人民需要，特別是兒童需要所花的費用，却急劇地減縮。

在美國統治下的國家中，兒童犯罪來得特別驚人。當然這種罪惡在所有殖民地及附屬國中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在朝鮮南部，日本和菲律賓，以及中東、遠東各國，這種情形更驚人。例如在朝鮮南部的釜山城中，被捕受審的罪犯當

中，百分之四十是兒童。

殖民者的教育是讚揚帝國主義的罪惡，讚揚那些發動征服戰爭來奴役亞洲人民的外國殖民者的生活，宣揚法西斯的論調，將我們民族解放運動的英雄們描繪成拒絕接受『西方優越文化』的『野蠻人』。資產階級的『英雄』：就是流氓、盜賊、暴徒、謀殺犯及社會中其他渣滓，這些人現身電影中，引導兒童來模仿他們；殘害兒童的心理，使他們過着卑鄙而不道德的生活。菲律賓兒童更是這種毀滅性的精神壓榨的特別犧牲者，這種剝削超過了任何其他形式的剝削。當兒童成為殖民者罪惡教育的犧牲品而犯了罪時，又要因而受到殘酷的肉刑。

上述事實已經够充分的證明了我們的兒童在帝國主義統治下，被置於何等痛苦的境遇中生活和死亡着。但這報告還不算完全，因為還沒有提到在『不忠於』國家的藉口下，而在監牢中受磨折的兒童們。

今年五月在印度，蘭姆萊梯——十六歲的南印海德拉巴起義的農民領袖——被『獨立』的尼赫魯的政府判處死刑，因為他不願再忍受看着他的母親們及姊妹們被尼赫魯的軍警所蹂躪，以及他的同胞無辜的餓死。在印度聯合省，七百個十

歲至十六歲的兒童被捕，因為他們反抗反動政府增加學費政策，這種學費使他們的父母無法負擔。這一運動的領袖都是兒童，他們被關進單人監獄受到毆打。同樣的情形在全印各地都發生着。在孟加拉省的農村中，男女兒童被捕，如果他們的雙親是政治工作者，那麼他們大多受到酷刑，要他們『招供』。

在伊朗，十二——十六歲的孩子被關進監牢。他們的背被打得發青，爲的是使他們『招供』。其中有一個孩子設法寫了一封信給他在外面的大人。在描寫他所受的酷刑時，他寫到：『他們扭折我的手臂，他們鞭撻我，創子手不斷的叫「讓我們宰了他」——但我仍然抵抗，使得警察沒有辦法』。這就是我們的孩子！人的萌芽正在被嗜血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屠殺、磨折、蹂躪。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的孩子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所遭受的一切壓榨是不可能述說完的。我們所敘述過的這些已經够使我們全亞洲的母親和婦女痛恨這些衣冠禽獸，這些帝國主義者。

看看富饒的印度中被剝削得筋疲力盡的小工人和小農民吧！看看四歲的孩子

就被迫負擔起帝國主義罪惡的重担！

看看伊朗兒童的墳墓！試圖理解伊朗『奴隸母親』的無窮盡的悲哀，她生了十二個孩子，可是連一個她都沒辦法從饑餓與疾病的手中保全下來。

去和日本或越南的母親談談，她們將親愛的女兒賣給妓院，爲了換取飯吃。試去理解沙特阿拉伯一個母親的悲劇，她爲了不讓孩子挨餓而不得不賣掉他。

想想越南、印尼、馬來亞、和緬甸各地母親們的悲傷。那兒，她們死去的孩子被撕裂的屍體躺在地上，成爲殖民戰爭殘忍程度的見證。

想想我們的孩子在遊行時被槍殺，被關進監獄，並受到酷刑，原因是她們幫助了他們的父母或大人進行爭取麵包及較好生活的鬥爭！記住我們的孩子在伊朗監獄中戰鬥着，想想印度兒童在綾架下的情景並且讓我們因爲他們而感到驕傲。

只有這樣你才能完全認識美、英、法、荷等帝國主義者在亞洲被奴役各國中，對我們的孩子所犯罪惡的深度。

那一個母親的心會不因可怕的痛苦而癟縮，當她目睹她的孩子下降到黑暗而



窒息的礦穴中，或者到惡臭的垃圾堆中？

那一個母親能不動心，當她的孩子在地氈機旁，或者在絲廠裏在可怕的酷熱中從早到晚的煮蠶繭而被吸盡了血！

不，這是不可能的！對我們悲慘的，從母愛中尋找保護的孩子們漠不關心，是一種罪惡。

讓我們用女性、母性的全副尊嚴站起來，讓我們莊嚴宣誓來結束這種不應有的，對人的生命的殘殺。在世界的這一部分，我們的孩子仍然如此生活着，這是我們婦女和母親的耻辱，也是全人類的耻辱。在亞洲我們已經將半數以上的兒童從帝國主義魔掌下解放出來，我們必須用最快的速度來解放那另外一半。

起來！一切為真正民族獨立和平民主和願意看到他們的兒女成長為獨立民主國家的健康、有教養、有教育的公民的亞洲各國的民主人民。讓我們團結在鬥爭中。一切爭取民主與和平及希望自己的兒女生長在和平快樂世界中的民主人民及其組織，讓我們聯合起我們的力量！

起來！全世界一切進步的婦女組織，在偉大的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的旗幟

下，堅決宣佈你們和我們亞洲婦女的團結一致，爲反對帝國主義，爲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及和平而鬥爭——爲我們的孩子爭取一個和平的世界！讓我們團結起來，彼此互助，盡一切努力來剷除我們的公敵，剷除這些謀殺我們孩子的罪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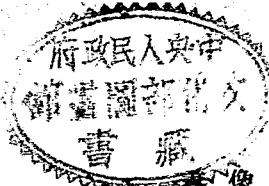
我們要求：

實現大西洋憲章及聯合國宣言中所宣佈的民主及獨立原則。

我們必須團結起來，爲反對工農業中對童工的榨取而鬥爭，要求製訂禁止僱用十四歲以下兒童及限制僱用少年工人的法律，並保證上述法律被嚴格遵守，如有違背應加嚴厲處罰。我們必須要求保護童工不受任何形式的壓榨，並要求嚴格遵守這些法律。

這一切祇有當我們的人民獲得足夠生活的工資時才能成爲事實。因此我們必須要求，並且爲勞動人民爭取足夠生活的工資而鬥爭。因爲這樣他們才不會被迫將孩子送去做工。

我們必須起來保護勞動母親的權利。我們必須要求設立國家主辦的兒童福利機關，產婦及兒童福利站、托兒所、幼稚園。我們也必須要求至少給與女工十至



十二星期的產假、兒童津貼，禁止懷孕及哺乳婦女上夜班，禁止僱用女工作重工作，並且要求哺乳女工每工作日有兩次休息去喂孩子。

我們必須要求和鬥爭，以爭取教育和公共衛生經費的增加，爭取實現強迫免費教育。

我們爲了實現上述的要求，就要堅決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

我們大陸上的全體人民都在起來迎接自由的曙光。我們已經聽見我們在蘇維埃中亞細亞各共和國的兒童的愉快笑聲，已經看見他們在中國、蒙古、朝鮮、和越南人民共和國等地的欣喜面容。我們曾戰鬥過，我們正戰鬥着，我們還將繼續戰鬥，直到亞洲每一個國家中都建立起人民共和國。我們的孩子在那裏將不再像奴隸似的做工，將得到發展成爲他們國家真正公民的一切機會，受教育、有修養、而且快活。

爲世界兒童權利一貫地堅決戰鬥的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萬歲！

亞洲婦女代表會議萬歲！

前進！向着我們子女的幸福前進！

54

762907

260314

